

甲骨文

黃文璋

王懿榮自發現“龍骨”裡有玄機後，即透過各種管道，廣泛收集有字“龍骨”。有人蒐購，價格自然愈來愈高，甚至後來還按字論價。可惜在此大發現的一年後(1899年)，王懿榮即殉國了。因而雖興致勃勃，王懿榮卻未能對甲骨上的古文字，有太多探討。之後他收藏的那1千多片甲骨，流到劉鶚(1857-1909)手上。有一說法是王懿榮過世後，他的家人逐漸生活陷入困頓，只好開始變賣家產，以維持生計。那批甲骨王懿榮當寶貝，家人卻不知何用，當然優先出清。王懿榮甲骨的接收者劉鶚，可不是等閒人，他即著名的“老殘遊記”一書之作者。

劉鶚也是典藏家，人們說他“性嗜金石、碑帖、字畫及善本書籍”。劉鶚收藏甲骨始於1901年，比王懿榮晚兩年，最後總共擁有5千餘片。他花了大功夫，將5千多片有字甲骨，一片一片拓下來。並從中精選出1,058片。1903年，史上第一部(共六冊)有關甲骨文的著作“鐵雲藏龜”(鐵雲是劉鶚的字)刊印出版了，距發現甲骨文字，才不過5年。

在“鐵雲藏龜”的序文中，劉鶚說甲骨文是“殷人刀筆文字”。王懿榮應也有此認知，但第一份明確指出甲骨文的時代為商朝之文獻，卻是“鐵雲藏龜”。口說無憑，學術上對於創見提出的先後，一般乃以著作發表的早晚為依歸。劉

鶚對甲骨文並沒有什麼深入的研究，他的書上對甲骨文的分類，也不是很有系統。不過如果說理解到甲骨文之學術價值的第一人，是王懿榮，則讓更多人能看到這些遠古文字，因而引發參與甲骨文研究的興趣，便該是“鐵雲藏龜”的出版了。劉鶚對促使“甲骨學”這門新興學科之誕生，可說功不可沒。1908年，劉鶚因罪被流放至新疆，隔年在新疆病逝，他所收藏的甲骨，也就流落四方了。

清末語言學家孫詒讓(1848-1908)，依據“鐵雲藏龜”，於1904年，完成了“契文舉例”。這是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著作，全書約考釋334個字，後來被判定正確的約有185個。書稿完成後，孫詒請人抄寫幾份複本，分別送給劉鶚等人。但13年後，1917年，即他過世都已9年了，書才出版。因而孫詒讓對甲骨文的研究，雖屬開山鼻祖，卻未受到該有的重視。由此可看出在學術上，不能只是敝帚自珍，而是要盡全力，讓著作及時公開發表，方能增加影響力。

上述三位學者，與後人相比，在甲骨學的研究方面，成果並不算多。但仍是甲骨學筭路藍縷的開創者，被稱為“甲骨之先，四堂之上”。所謂“甲骨四堂”，是指對甲骨學有重大貢獻的四位著名學者，因為他們名字的字或號中，各有一個“堂”。四堂即羅振玉(1866-1940)，號雪堂；王國維(1877-1927)，晚號觀堂；董作賓(1895-1963)，字彥堂；郭沫若(1892-1978)，字鼎堂。知名的歷史學家、文字學家，及青銅器專家唐蘭(1901-1979)，曾如下評論四堂在甲骨學的研究：

自雪堂導夫先路，觀堂繼以考史，彥堂區其時代，鼎堂發其辭例，固已極一時之盛。

四堂在甲骨學各有不同的貢獻。而就是在羅振玉之鼓勵下，劉鶚的“鐵雲藏龜”方能面世。

自甲骨上的文字發現以來，從不同的角度，產生多種命名。例如，依書寫材料，由於文字刻寫於龜甲或獸骨，因而名之為龜甲文字、龜版文，或龜甲獸骨文等；依文字用途，由於文字乃用於占卜，因而名之為卜辭、貞卜文字，或甲骨卜辭等；依書寫方式，由於文字為刀筆刻劃，因而名之為契文，或殷契文字等；依文字發現處，由於甲骨文大多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的“殷墟”遺址，因而名之為殷墟卜辭、殷墟書契，或殷墟文字等，也簡稱為卜辭、殷契，或契文等。孫詒讓的書名“契文舉例”，其中的“契文”，就是這樣來的。1923年，史學家陸懋德(1885-1960?)在其發表的“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”一文中，首次提出“甲骨文”一詞。隨後，王國維、郭沫若，及董作賓等人，陸續在著作中使用，“甲骨文”之名，遂逐漸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，而流通起來。對甲骨文的相關研究，便發展出“甲骨學”。至於“殷墟”又是什麼，稍後會說明。

起先由於王懿榮及劉鶚等人致力收集甲骨，為壟斷貨源，古董商人隱瞞甲骨出土地點。1907年羅振玉進入學部(清政府於1905年所設立，總管教育事務，民國成立後改為教育部)後，便開始收藏甲骨。不久羅振玉便深感甲骨的珍貴和瀕危，遂大量搜求，畢生收藏甲骨數以萬計。經過多方查證

後，羅振玉在 1910 年發表的“殷商貞卜文字考”中，首度判定甲骨出土地，即為史稱“殷墟”的安陽小屯。羅振玉又對照“史記”的“殷本紀”(卷三)，首次確認甲骨乃商朝晚期王室占卜記事用。

安陽小屯，即河南省安陽市洹河之濱的小屯村。洹河古稱洹水，又名安陽河，為安陽境內一條歷史悠久的名河。“左傳”及“戰國策”均曾提到此河。如“戰國策”“趙策”中說：

蘇秦說趙肅侯，令天下之將相盟於洹水之上。

後來考證出來的甲骨文中，亦記載

戊子貞，其炆於洹水泉。

由於甲骨的發現地在洹河附近，因而殷墟甲骨文，又稱為“洹水遺文”。

確定甲骨之出土地為小屯村後，羅振玉先是派人，後來也親自前往搜集甲骨。他整理編著，陸續出版了幾本專著。這個時期，羅振玉、郭沫若，及王國維等學者，從甲骨文中，確認商代從立國前的上甲起，至文丁間，三十餘位帝王的名稱，以及百餘個地名與諸侯國名。對當時的一些習俗，也有相當的認識。他們的研究成果可說相當豐碩。例如，確認“史記”的“殷本紀”中，對商朝的記載，大致是正確的，但也更正一些錯誤。此外，也判斷小屯的確是古文獻中所說的“殷墟”。中國的“信史”始自商朝，甲骨文功不可沒。

安陽古稱殷，位於河南省北部，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。商朝自立國以來，遷都頻繁。約於西元前 1300 年，商王盤庚自奄(今山東曲阜)遷都至殷，史稱“盤庚遷殷”。自此商朝終於安定下來，直至最後一位君主帝辛(即紂王)，都未再遷都。盤庚遷殷後，商朝經歷了一段繁盛時期，故後世以“殷”為商的別名。有時稱商為“殷商”，或簡單地稱為“殷”。

人們常說的“殷墟”，或“商墟”，乃指商朝晚期國都般的遺址，此二稱呼由來已久。如在“史記”的“項羽本記”(卷七)：

章邯使人見項羽，欲約。項羽召軍吏謀曰“糧少，欲聽其約。”軍吏皆曰“善。”項羽乃與期洹水南、殷虛上。

又在“衛康叔世家”(卷三十七)：

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，殺武庚祿父、管叔，放蔡叔，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，居河、淇間，故商墟。

可看出至遲在西漢時期，人們便大約知道，商代晚期的都城“殷”，乃位在河南北部黃河故道與淇水之間，洹河兩岸的地區。今日若提到“殷墟”，可以是指大範圍的安陽，或就明確地指小屯村附近。郭沫若還曾題詩：

洹水安陽名不虛，三千年前是帝都。

雖自古文獻就記載商都般的位置，但既然在“史記”裡便已稱“般墟”，顯然昔日王城，早就不見蹤影。事實上，最晚在周初，商的最後王城般，便已淪為廢墟了。二十世紀初，因盜掘甲骨而發現若干般的遺址。1928年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，首任所長傅斯年(1896-1950)便提出般墟挖掘計畫。當年8月，在董作賓的領導下，第一次對般墟進行發掘。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，前後共進行15次有系統的考古挖掘。一開始主要是尋找甲骨，後來逐漸擴大為對整個般墟都城，及陵墓的探索。除甲骨外，挖出多種文物。甚至王陵遺址、宮殿宗廟遺址，及商城遺址，也都先後出土。這震驚海內外學術界的成就，都肇因於王懿榮因病服用“龍骨”時的警覺心。般墟是中國歷史上，第一個文獻可考，且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。15次的般墟挖掘中，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及第9次。般墟考古，奠定了我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，並培養出一批一流的考古專家。

甲骨文的發現，與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遺址，並列為二十世紀中國三大考古發現。百餘年來，般墟經由考古挖掘，及其他途徑出土的甲骨，估計約有10萬片。從這些甲骨中，已確認共約有5千多個相異字，其中能辨識的字，約有1千7百多個。西周以來，普遍使用青銅金文。據統計，金文共約有3千字，其中可辨識者，約有1千8百多個，比甲骨文略多。般墟之外，在河南及陝西，亦有甲骨文出現，年代從盤庚遷般至春秋時代。

甲骨文，差不多是我國最早有系統的文字形式，有人且

說是最古老的“成熟”漢字。它上承原始象形或圖形文字，下啟金文，為漢字發展之一極關鍵的形態。現代標準楷書，也是由甲骨文逐漸演變而來。